凌晨的微光

□胡海刚

凌晨四点,医院住院部万籁俱寂。

五床的老周彻夜未眠。胸腔术后的创口隐隐发胀,钝痛反复撕扯皮肉,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痛感神经。昨晚十点,停止了输液治疗,床边再无药液滴落的细微声响。

这间病房在走廊尽头,位置偏僻,向来少有人停留。邻床病友侧身酣睡,呼吸匀稳绵长,唯有床头监护仪的绿光幽幽闪烁。规律的滴答声反复回荡,在死寂的夜里格外清晰,默默陪伴他的长夜。

此时,楼道传来细碎的车轮摩擦声。夜班护士脚落地无声,动作轻缓至极,生怕惊扰病房的静谧。她抬手点开床头壁灯,柔和的暖光缓缓铺开,冲淡满屋寒凉。她一身白衣平整规整,口罩严实地遮住大半张脸,露出一双眼眸,沉静通透,无波无绪。

她俯身靠近病床,指尖微凉,稳稳搭住老周腕部探脉,轻重分寸分毫不差。声线压得极轻:“还疼吗?”

老周喉间干涩,微微点头,嗓音沙哑微弱。

护士细致检查伤口敷料,指尖轻压患处排查胀痛与渗血,逐行核对床头护理记录。系统台账清晰显示,五床夜间无任何治疗医嘱,无须专项巡护。她依旧一丝不苟,逐项排查完毕,又将老周滑落的被角轻轻掖严,动作稳妥。

天光破晓,晨光穿透玻璃窗,淌满整间病房。交接班时,同事盯着夜间护理记录,面露不解:“无医嘱、无病情突发,你为什么夜夜特意巡看五床?”

她语调平淡:“三年前的今天,因当夜无人巡房,我母亲就在这张病床上走的。”

晨光静静洒满床沿,监护仪滴答声往复不息。

滤镜之外

□黎海燕

还有半个小时就能见到心爱的女子,方舟十分激动。

姑娘名叫瑶,二人是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。因为审美与想法相契合,二人十分聊得来,短短几个月,方舟感觉把半生有关艺术的事都聊了一遍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咖啡馆陆续有人进出,但始终没有看到瑶的影子。他再次点开瑶的微信头像,确认面部关键信息:黑框眼镜,有点婴儿肥。

二十分钟,十分钟,五分钟,超过了五分钟。瑶还没有到。

方舟忍不住发了条信息:路上出了状况吗?需不需要帮助?我已经到了。

回复让他很意外。瑶已经到了。

你在哪?我没看到穿黑裙子的女子呀。

屏幕上出现一个调皮的笑脸,再加一句:我也没有看到一个穿棕色卫衣的男士啊。

方舟的嘴角忍不住上翘,看来瑶在和自己玩同样的把戏。正当他浮想联翩时,一个婀娜的身影在他对面落座。正是刚才进门,就让自己的视线追着走的那位姑娘。姑娘倒也不拘谨,笑着问道,你是林方舟吧?

方舟一脸疑惑,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姑娘。良久,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门闪过,他抑制不住地叫起来:你是瑶吧,你比照片上瘦多了,你也不需要戴眼镜。

你不也比照片精神帅气多了吗?

二人对视一眼,随即不约而同地爆笑起来。

瑶端起水杯,神色认真起来:生活里太多的滤镜了,让人分不清真假。我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第一眼是滤镜中的我。

方舟认同地看着瑶:扮美很容易,扮丑则需要底气。谁说这不是另一种滤镜呢,这是会给人惊喜的滤镜。

窗外暖阳缓缓洒落,把两个人的身影照得如此清晰,又如此缥缈。

信 任

□杨华平

那年,我给吴老板送货那天,正逢乡场赶集,吴老板门市生意好,两口子忙得团团转。我把货物卸下放在店里一个空当处,很久他才抽空清点核对后,写了一张现金欠条给我。

我知道生意人最忌讳一大早有人收账,便去逛街,中午才回到他店里。

吴老板,请把上次的货款结了。

好。

当我找出欠条时,才发现欠条只剩半截。

老板,欠条烂了,但我本子上写了。我立即拿出本子。老板,你看,八百元。

我只认欠条!

我颤颤巍巍地递上有头无尾的欠条。

这是啥子欠条!欠多少,谁欠谁的,日期呢?

这时,外面有几个老乡挤在窗口,喊老板拿账本,他们要结赊的账。

见此情形,我灵机一动,急中生智。

老乡们,你们欠老板的钱写欠条没有?我问。

写啥欠条,他凭良心记,该多少就多少,我们凭良心给,从没人赖账,一位老大爷一本正经地说。

听到这话,我和吴老板对视了几秒。

老板,我们的合同写好的押一付一。比如,今天结上次的,下次结今天的。对不?这说明上次的账你还没结。

我没说不结,可……

莫吵了!老板娘从里间出来。小伙子,你不晓得,我们刚做生意那会儿,被一个烟酒供应商骗了好几千块,那次他说欠条整丢了,我们没多想就把账给他结了,可后来他又拿欠条来收账。

又给了?

给了。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

你可以让他写个收条呀!

我们太信任他了,就没想那么多。小兄弟你莫怪老吴哟,他是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啊!

吴老板递给我一支烟并点燃,再数给我八百元。当我写下收条交给他时,他尴尬地笑了笑说,小兄弟,你跟那个人不一样。然后,他把收条撕得粉碎。

时间书签

□代廷全

阿拾在旧书店淘到一枚银书签。店主叮嘱:夹进书里,写下想见之人的名字,就能回到和那人初见的时刻。但有一条铁律,无法改变任何事。

阿拾的恋人陆舟,半年前意外离世。

她翻开当年那本诗集,夹入书签,写下“陆舟”。

眼前光影一晃,重回图书馆。

阳光落在木桌上,陆舟正低头看书。阿拾站在一旁,脸红得发烫。

此后周末,阿拾都会使用书签。她只是远远地看着:看他在食堂吃面,看他在操场慢跑,看他伏案写论文。每次短暂重逢,都足够支撑她熬过孤单的日子。

直到这天,她看见陆舟过马路时,一辆货车疾驰而来。正是那场夺走他生命的意外。阿拾下意识地冲上前,想要拉住他。

指尖径直穿过陆舟的肩膀。

书签开始发烫,耳边响起店主的声音:“我说不能改变,不是因为时空会崩塌,而是因为你看见的,并不是过去。”

阿拾怔住了。

“陆舟出事前,找到了这枚书签。他写下你的名字,约定:由他留在这个重复的幻境里,等你一次次回来见他。”

阿拾眼眶瞬间湿润。

“他没法来到你的世界,便把自己困在回忆片段中,一遍遍重演你们相遇前后的时光,只为让你有地方可以来看他。他早就知道,你会一次次回来。”

幻境慢慢褪色,陆舟望向她的眉眼,依旧温柔。

“我没法陪你走完余生,但我想给你足够的时间好好告别。”他轻轻笑着,“别总来这里看我了,阿拾。外面还有春天,好好生活,就是我们最后的约定。”

银书签在掌心化作细碎星光,幻境消散。

翠冠梨很甜

□胡兴雄

英子送来一筐梨,个大,表皮坑坑洼洼,散着褐色的斑点。

她还是穿着我们初见时的那条裤子。膝盖的窟窿缝了块同色的布料,针脚疏密不均,皱巴巴的,裤腿处还留存着没有洗干净的斑点。

我们相识于暑假“爱润童心·情暖乡村”活动。别的孩子都有家长陪着,只有她孤零零地站在后排。前排家长身形高,把她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,她只能从缝隙中探出头,比画着学习教官的救生动作。

轮到我演示心肺复苏,我选她做演示对象,手把手地教。我伸手去拉,她却下意识地躲开,右手紧紧捂住膝盖上的窟窿。

她悟性极好,三五遍便学会,还耐心地教其他小朋友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她父亲三年前在煤厂出事,腰椎骨折,瘫痪在床。母亲带着赔偿款和刚满三个月的弟弟,走了。

临别发礼包,我悄悄塞了几百元钱。她还是看见了,拉住我的手:“我可以喊您妈妈吗?”又问了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
“妈妈,这些梨没打农药,没施化肥,是我一个个挑的。”她顿了顿,“前天隔壁娃儿掉进堰塘,我用您教我的方法,救了他。”

削开一个梨,放进嘴里,很甜,很甜。

